

情
抱

井上靖等著



《漓江译丛》第二辑要目

• 电影杰作 •

贪 婪

〔美〕埃立克·冯·斯特劳亨著 韩树站译

26个国家117名电影史学家评选出世界电影史上无可争辩的12部杰作。

《贪婪》是其中的一部。它根据自然主义作家诺利斯的小说改编，采取了独具一格的表现手法，为后人所师承。

• 名著缩写 •

巴 黎 的 秘 密

〔法〕欧仁·苏著 艾学译

欧仁·苏为著名连载小说作家，与大仲马齐名。这部百余万字的长篇，描写下层社会，情节曲折动人，曾在报上连载经年，轰动巴黎，至今仍拥有大量读者。本篇据法国缩写本译出，共二十四章。

• 中篇小说 •

白 马 骑 士

〔德〕特奥多尔·施笃姆著 杨武能译

十九世纪卓越诗人兼小说家施笃姆的小说《茵梦湖》早在五四时期就由郭沫若、巴金介绍到我国来，深受读者欢迎。《白马骑士》是他最后一部也是最成功的一部小说，被视为德语文学的杰作。译文八万余字。

• 惊险小说 •

少 女 之 死

〔比利时〕乔治·西默农著 李宝源译

西默农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当代名家。所作惊险小说不唯情节突兀多变，而且具有较高的艺术性，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广泛流传。《少女之死》写梅格雷警长侦破一桩街头无名女尸案的曲折过程。

目 录

中 篇 小 说

猎 枪

〔日〕井上靖著 梁悦译·1·

一篇散文诗引出猎人的三封信，信中叙述一对姐妹的恋爱纠葛。感情浓郁，文笔清丽。是日本当代名家井上靖蜚声文坛的力作。

大理石像

〔德〕爱沁多尔夫著 周甫晓译·197·

题材取自古籍，经作家改写，插以奇幻的想象和民歌韵味浓厚的抒情诗，使小说充满诗情画意，富于浪漫气息。

短 篇 小 说

德吕翁短篇小说选

〔法〕德吕翁著 郑克鲁译

选入法兰西学士院院士、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奖获得者莫里斯·德吕翁四篇技巧高超的小说。

玻璃棺材

· 42 ·

背 运

· 54 ·

黑王子

· 65 ·

十一月十二日的列车

· 74 ·

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〔英〕高尔斯华绥著 雪深译·177·

孩 子

〔法〕莫泊桑著 啸声译·191·

日内瓦湖畔的插曲

〔奥〕茨威格著 高中甫译·240·

捕鼠的羔羊

〔英〕罗·达尔著 施咸荣译·96·

用探小说的某些手法写一桩谋杀案，而着重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

平安到达

〔苏〕鲍·叶基莫夫著 栗周熊译·107·

苏联城市的养狗风及其对人们心灵的影响，在这篇小说中得到了颇为新奇的反映。

女作家小说

乌黑的玛陀娜

〔英〕丝芭克著 沈秋安译·264·

街坊罗西基

〔美〕卡瑟著 李自修译·144·

作者为美国妇女奖的第一个获奖人，并曾获普利彻奖。在她七十一岁高龄时，美国国家文学艺术院又授予她金质奖章。

婚礼之歌

〔英〕贾·爱略特著 朱世达译·290·

生动地描写了一个城市姑娘下嫁农村的情景，生活气息浓郁，读了令人感到亲切愉悦。

抒情诗

四行诗五章

〔波斯〕鲁达基著 戈宝权译·132·

鲁达基是波斯古典诗歌的始祖和波斯语古典文学的奠基人。他的创作对同时代和后世诗人影响巨大。

诗二首

〔美〕安格尔著 荒芜译

信

·135·

闪电

·136·

南斯拉夫诗抄

马福聚译

采烟人

科斯塔·拉青·137·

时光

科斯塔·拉青·139·

莲卡

科斯塔·拉青·140·

冬日

戴珊卡·马克西姆维奇·141·

今晚我不来相会

马太依·博尔·142·

游击队员

马太依·博尔·143·

剧 本

女子冠军

〔苏〕柯尔松斯基著 禾人译·248·

侦探小说

智胜警官释疑案

〔法〕勒布朗著 郑其行译·299·

勒布朗为西方侦探小说又一名家。他塑造的侠盗人物不仅神出鬼没，足智多谋，而且扶弱助良，富于正义感。

图 版

春

〔日〕伊东深水(江苏人民出版社供稿)

封面

人类的曙光

〔美〕罗克威尔·肯特

封二

《波尔塔瓦》插图

〔苏〕布宁

封三

题头、插图：翁文忠、蒋振立、甘武炎、刘绍昆

谢 森、孙见光、张达平、邓二龙、李祥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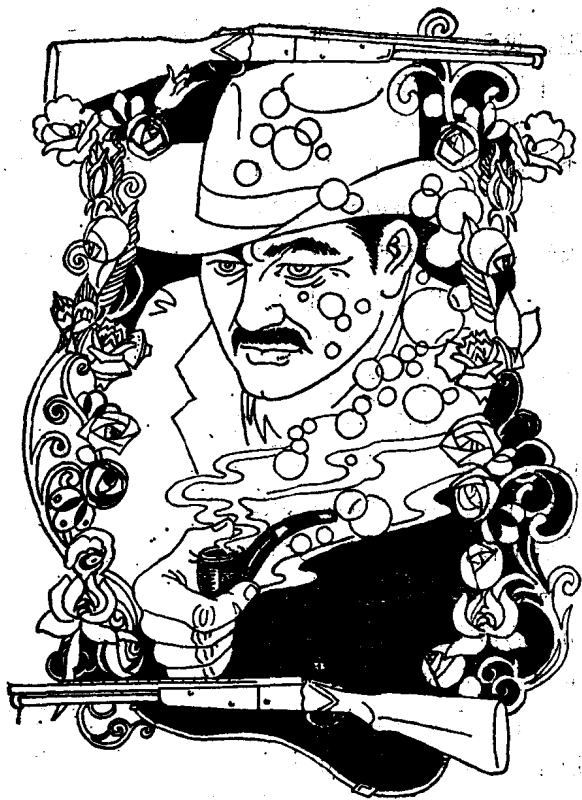
封面题字：李 雁

猎 枪（“漓江译丛”第一辑）

1981年9月出版

编辑、出版者 漓江出版社（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河堤路14号）

印刷者 广西民族印刷厂 发 行 者 广西新华书店



猎枪

〔日〕井上靖著
梁悦译

井上靖（1907——）是当代日本的著名作家。他出身军医家庭，曾在大学里攻读哲学。1935年发表剧本。他在大学时代已开始写作小说，多次得奖。后在大阪每日新闻社工作。1949年他发表中篇小说《猎枪》和《斗牛》，蜚声文坛。井上靖著作甚丰，较著名的还有《一个冒名画家的生涯》、《天平之鸢》、《城堡》、《夜声》等。

《猎枪》基本上以三封信构成，同引子环环相扣，结构颇为别致。文笔清丽流畅，感情浓郁，是当代日本文学中的一篇力作。

——译者

《猎人之友》是日本狩猎俱乐部出版的篇幅不长的杂志。在最近一期上刊登了我的散文诗《猎枪》。为了使人们不致误会我对打猎有什么兴趣，我要预先说明：我的母亲一向嫌恶杀生，我在她的教育下一生中连气枪都没有摸过。

事情是这样，我的一位高中老同学现在当了《猎人之友》杂志的编辑，虽然我们好久没联系了，但他知道我仍没有放弃青年时代的爱好——写诗。那时候我们两个人还一起办过同人杂志。可能是由于某种因缘，也许是想弥补一下与我的疏于来往，这位老同学建议我给杂志写一篇以打猎为题的诗。

如果是以前，我就回绝了，因为这是专业性杂志，与我毫无关系；而且打猎的主题对我又是完全陌生的。可巧正是那个时候，我突然对猎枪与人的孤寂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兴趣，而且诗兴大发，正打算动笔。我考虑到《猎人之友》正好符合我的意图，我就欣然命笔了。11月末，那时夜间已经感到有些寒意了。我俯在桌上写着，直到后半夜，一气完成了这首诗，第二天就寄给了《猎人之友》编辑部。

我在下面所引用的散文诗《猎枪》就是这样产生的，不料它与后面要说的故事却有一定的牵连呢！

“天城山上，狭窄的小路蜿蜒在绿色的灌木丛中，一个嘴里叼着水兵用的大烟斗的人正缓慢地往山上走着，白霜覆盖的山地上留下了他的足印。他的前面跑着一条长毛猎犬。猎人的深棕色外衣上紧紧地绑着装有25发弹药的子弹带，肩上扛着‘邱吉尔’牌双筒猎枪。是什么原因促使他那么安然地拿着这支闪光耀眼的钢筒猎枪——这支剥夺一切生物的生命力的猎枪呢？我凝视着这位魁梧猎人的背影，突然，我抑制不住自己想跟踪他。

从那时起，无论是在大城市车站前五颜六色的混杂行人中，还是在节日的熙熙攘攘的人群里，我常常有一种出自内心的愿望，就象这位猎人一样，孤零零地一个人，随便往哪儿慢慢地走去，徐缓地、沉静地、淡漠一切地走着……那时浮现在我眼前的

不是浸透着初冬寒气的天城山的美景，而是干枯了的凄凉的白色河床。抛光的双筒猎枪背在猎人身上给人一种极端漂亮的感觉，而这漂亮却是要命的，当猎枪瞄准一个活物时，那末什么漂亮也就不会有了。这支猎枪仿佛是沉甸甸的重物压在孤独的中年猎人的肉体上、心灵上。”

从朋友那里收到了刊登《猎枪》的那期杂志以后，我翻阅了一下，我这才觉得这件事干得太轻率了。虽然《猎枪》的标题还是完全恰当的，然而诗本身却与杂志的性质毫无共同之处，与满篇的《打猎守则》啦、《运动技能》啦、《有益健康的爱好》等等更是毫不相干。我的诗独占一页，很象是别具一格的“堡垒”，与其它一切相隔绝的特殊地带。我在诗中揭示了所谓猎枪的实质，我是以一个诗人的直觉来看待它的。如果上面说的听起来过于自信的话，那么至少可以说我是打算这样做的。我心里想，应该挺起胸膛，而不应该用过分的谦虚贬低自己。如果这首诗登在别的杂志上就不会发生任何问题，这是不言而喻的。然而它却偏偏登在日本狩猎俱乐部的机关刊物上，刊物的宗旨又是把打猎宣传为最健康、最高尚的一种活动。我对猎枪的观点即或算不上异端邪说，但也是令人起反感的。我的朋友初次读完诗稿以后的那副窘态是可想而知的了。我想象，在没有决定刊登以前，我的朋友看来也是颇费踌躇的。但是他那同志式的关怀实在令人感动，因而在我内心也引起了自责。我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，可能俱乐部里某个成员为刊登此文感到不满呢；看来我是杞人忧天了，一封抗议信我也没收到。幸运也好，不幸也好，猎人们对我的诗完全缄默，如果确切地说，大概根本没人看过。但是过了两个月，我早已把这件事抛到了九霄云外，有一天我收到了一位叫做三杉稷介的来信，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。

我不记得是在哪本书里读到过，根据后世史家的评论，镌刻在泰山古碑上的文字，似乎使人联想起飓风过后的太阳，闪烁着

明亮的光辉。如果夸张地说，写在日本白纸做的信封上的笔体使我联想起古碑上的那些字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碑上的文字已经模糊了，又没能留下拓本，所以现在很难评论它的风韵格调。三杉穰介的大草字好象凸了出来，给人一种潇洒自如的感觉，但是只要你定睛细看——每个字却让人感到空虚。我不由得回忆起那些史学家对泰山古碑上字迹的评论。三杉穰介大概是左手拿着信封，蘸上浓墨，大笔一挥，一气呵成的。他的笔体并不干枯刻板，但是缺乏热情，而又矜持；初看起来就令人不快，字里行间流露出出现代人的自我意识，而没有现时那种追求漂亮字体的俗气。

无论如何，信封给人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，信封的堂皇风格仿佛使人感到送错了地方，它与我这个普普通通的木制信箱极不相称。我拆开信封，从里面拿出一叠画家惯用的宣纸，它的上面写满了大字，每行充其量五、六个字。

“我对打猎略有兴味。几天前翻阅《猎人之友》，偶然拜读了您的大作《猎枪》，鄙人极为平庸，体会不出您诗法的风雅，坦白讲，我平生可以说是首次读诗，恭请您恕我无知。我是初次见到您的尊名，请见谅。然而拜读完《猎枪》之后，我感到许久未曾有过的激动……”

信就是这样开始的。我读完这几行字，想起已被我忘却了的散文诗，并且想到，果不其然，他——一个同行猎人的抗议，终于来了。一瞬间，我不能不感到紧张，但是我越往下读，就越相信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了。我竟没有料到是这样内容的一封信。三杉穰介的言词极为谦恭、优雅，然而从中仍不免流露出过于自信和无所谓的态度。他写道：

“请允许我冒昧地说出自己的拙见，您是否将我这个小人物当成了《猎枪》中的典型？我想，正是我的高大体型偶然引起了您的注意。那还是十一月初，我到天城山麓打猎时候的事了。您还注意到了我那条黑白花猎犬，它善于叼山鸡，您还注意到了我那支‘邱吉尔’牌猎枪，这是我在伦敦的业师馈赠的礼物，甚至

连我喜爱的烟斗您也看到了，这使我颇受感动。但是还远不止于此。您探测了我的内心深处——我感到羞愧的，自己始终无力分辨清楚的底蕴，是您以惊人的笔触，诗歌的形式将它揭示出来。一个真正的诗人具备非凡的真知灼见，我对您杰出的才华真是佩服至极。”

读到这里，我极力去回想那位猎人的面孔。这还是五个月以前的事了。我在一次散步时偶然遇见他的，是在天城山麓，蜿蜒在柳杉丛中一条狭长小路上。尽管我搜索、回忆，可是一无所获。我只是模模糊糊地想起，当时有一种孤孤单单的异样感觉吸引了我，这是从一个远去的，行动缓慢的身影上感到的，还有，这是一位高个头的中年先生。

其实，我没有什么理由去端详他，只不过是这位嘴里叼着烟斗，身上背着猎枪的先生和我走了个照面，他陷入极不寻常的沉思中，这种神态与一般猎人迥然不同。他从我身旁走过时，我不由地转身看了看他，他从小路上拐了个弯儿，顺着茂密葱茏的灌木林爬上一个陡坡。他小心翼翼，生怕滑倒。我目送着他，心里想，看来是多么孤单的一个人啊！这正是我在《猎枪》这首诗中所要表达的那种孤单的感触。据我的见识，完全可以断定，跟在他身后的那条长毛狗是优种猎犬。至于他的猎枪是什么牌子的，我不能判定，因为我与打猎以及与打猎有关的一切距离太大了。

只是好久以后，就是在我坐下来写诗的那天夜里，我才弄清楚，“理查德”和“邱吉尔”牌是高级猎枪，因此我就给这位先生武装了一支漂亮的英国猎枪，出于偶然的巧合，三杉穰介先生的猎枪原来正是这个牌子。尽管三杉穰介先生认为自己是这首诗的主人公，而作为我反复思考后所塑造的另一位三杉穰介先生，对我依旧是一位陌生人。对于寄信人的看法，我只能用摇头作为答复，说一句“真是这样吗？”

三杉穰介的信是这样结尾的：

“对于我的请求，您大概会感到奇怪。突然，我面前放着三

封来信，起初我想把它烧掉，但是当我拜读您的大作之后，知道了您，我很想请您看看这些信。请您原谅我的打扰。我已将信件邮寄给您，希望你抽暇一阅。我别无他求，不过是让您了解，我不得不看一眼的‘干涸了的白色河床’是什么样子。人是一个蠢物，他总想把自己的事向别人诉说。以前我从未有过这种想法，当我知道了您，知道您对我这个小人物发生兴趣后，我突然感到必须向您毫无保留地坦露我的一切。您读完这些信以后，可以把它烧掉。看来，正是您在天城山麓注意到我之前不久收到了这些信。顺便提一句，我对打猎的兴趣是由来已久的，那时我在这广袤的世界上还不是那么孤单，那么猎枪呢，早就是我忠诚的伴侣。那还是在我个人生活、职位没有任何倒霉迹象之前的事了。”

过了两天我收到了一个厚厚的邮包，寄件人的地址与第一封信一样：“伊豆饭店，三杉穰介”。包里是三个女人寄给三杉穰介的信，当我读完这些信以后……不，不，我不打算说出当时的感受，最好是逐字逐句地抄出来。再补充一点，三杉穰介似乎是知名人士，因此我极力想在《绅士录》中找到他，连《人名录》也翻过了，但是哪儿也没有，看来他用了假名字。在抄信时我发现一些字被浓墨涂掉，显而易见，被涂掉的是真姓名，因此我用三杉穰介这名字来代替他们也是可行的，还想附带说明的是信中其他人名字也全是杜撰的。

薔子的信

“亲爱的叔叔，亲爱的三杉叔叔！

妈妈去世已经三星期，昨天、今天再没有人来吊唁了，因此家里立刻变得冷冷清清。我这才第一次真正明白了妈妈再也不会活在人世了，心里感到难以名状的悲痛。大概，您也很累了，可不是吗，您把一切担子都挑在肩上：办理葬仪，通知亲属，甚至

连夜里守灵时的饭食也照顾到了。妈妈死于非命，您替我跑了许多趟警察署，把一切都料理妥当，为了感谢您所做的一切，我真不知说什么好。当您不得不立刻动身去东京办公时，我非常担心，过度的劳累可别影响了您的身体啊。

如果情况正象您走前预料的那样，那就是说，您在东京已经办完了事，大概正在欣赏我也熟悉的伊豆的美丽的森林景色——它使我想起细瓷器皿上的绘画，它是透明的，又是冰冷凄凉的。我终于下决心动笔给您写信是希望您在伊豆停留期间能读到它。

我考虑写给您这样一封信，您读完它，禁不住要吮着烟斗，迎着扑面的海风，在岸边漫步，但我怎么也写不出来。我几次开了头，又把写好的撕掉了，重新再开始写！我不明白，为什么笔头那么滞涩。我一连几小时思忖着信的内容，很想坦率地和您谈一谈萦绕在我心中的万千思绪，希望您能理解我。可是一动笔，在我贫乏的头脑里全都混成了一团……不，不是这样！痛苦的思绪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，就象芦屋的一个大风天里顶着白色峰脊的海浪，我找不到头绪……不，我必须写出这封信。

亲爱的叔叔，请允许我告诉您，我知道了您和我母亲之间的关系，我是在妈妈去世的前一天偷偷看了她的日记才知道的。

我不能不跟您提到这件事，可我又不可能当面说，所以我认为给您写信是更适宜的。问题倒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或是有什么可怕的东西，只不过是悲痛欲绝，说不出来。我不是为您，也不是为妈妈，或是为我自己难过，只觉得我一说起所发生的一切，那蔚蓝的天空、秋季的金灿灿的阳光、我们花园里的印度丁香，还有那微风拂动的竹叶、水、石头、大地，周围所有的一切，都蒙上了一层悲哀的色彩。自从我读完妈妈日记的那一刹那起，自然界一天有好几次顿然染上了悲哀的色彩。我只要一想起你们的事，整个世界忽然都变了样。您知道吗，亲爱的叔叔，除了红的、蓝的……调色板上的三十多种颜色以外，还有一种人眼能分辨清楚的悲哀色彩吗？

我知道，您和妈妈之间的爱情是没有人赞同的，是不合法的。无论是姨母米多莉还是我，无论是亲属还是邻居，或是好朋友，谁也不知道你们的爱情。不知道，也不应该让他们知道，知道它的只有您和妈妈。

我始终相信，爱情，这是闪烁着光芒的，受着神灵和人们祝福的，象太阳般明亮的一种情感。爱情，有如清彻的涓涓流水，在阳光下晶莹闪烁；它欢畅地、一浪追一浪地在长着繁花茂树的两岸中流淌。爱情，好象是在美妙动人的乐曲声中产生的，发展的。我不知道还有另外一种爱情，如同那不知来龙去脉，又见不到阳光的地下暗流。

妈妈欺骗了我十三年，临终也没有揭开自己的谎言。我怎么会想到，她对我还藏着秘密？她自己常常说：‘好女儿，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我和你。’

只要一触及妈妈为什么和父亲离婚的话题，她什么也不愿意解释，她说：‘你还没出嫁，反正不会懂。’因此我想快快长大，早日出嫁。我并不是为了要知道父母离婚的缘故，我只是觉得妈妈为了在心中保守这个秘密有多么痛苦。事实上她一直受着折磨，我简直不能想象，她还有隐瞒自己女儿的另一桩秘密！

小时候，妈妈常给我讲小兔子的故事。一个恶魔缠身的狼欺骗了小兔子，因此狼就变作一块石头。妈妈怎么能欺骗我，欺骗米多莉姨妈和世上一切人呢？是什么样的可怕恶魔附到她的身上？妈妈在日记里写道：‘我和三杉是罪人’，我可怜的妈妈比欺骗兔子的狼要不幸多少倍啊！她和我热爱的三杉叔叔怎么横下心当了‘罪人’呢，还是‘大罪人’呢？！用不惜犯‘大罪’的代价赢得的爱情该有多么的悲哀啊！记得童年时，在西宫的一个开庙进香的节日里，有人送了我一个玻璃球，里面镶嵌着红色的花瓣，我手里攥着礼物，痛哭起来，跑走了。当时谁也不明白我为什么突然号啕大哭，而我想的却是那片在冰冷玻璃里的小花瓣，象是手脚钉在了十字架上，无论是百花盛开的春天，还是争奇斗

艳的秋季都再也不能使它复苏，因此我为它惋惜，禁不住流出了泪水。现在我的心又一次被惋惜的感情撕扯着，为你们如同薄命的小花瓣一样的爱情而哀叹。

叔叔，亲爱的三杉叔叔！

你知道我偷看了妈妈的日记大概很生气吧。在妈妈去世的前一天，有一种预感折磨着我，那就是妈妈要死了，什么也救不了她了，她脸上有某种迹象肯定了我这不祥的预料。您知道，近半年来妈妈一直生病，除了低烧，她看起来完全象个健康的人，她脸色不错，食欲也好，甚至还有点胖了。尽管如此，看着她，就使人感觉有一种说不出的忧郁笼罩着她的全身，尤其明显的是她那无力的、下垂的双肩。她去世的前一天米多莉姨妈来看她，我打开她的房门想告诉她来客了，然而我大吃一惊，她正背着脸坐在那里，身上披一件节日穿的披肩，灰蓝条上绣着大朵菊花。这件衣服放在衣柜的纸匣里已经许多年了，她答应过送给我，因为她认为穿在她身上太鲜艳了。

‘怎么啦？’妈妈转过身来不解地问我。

‘不是说……’我开了口，可是没有往下说。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：‘奇怪！说实在的，我奇怪的是什么呢？妈妈穿上这件鲜艳的旧披肩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？自从她生病以来不是想出不少解闷的事吗？’我后来想明白了，原来妈妈穿上这件漂亮的披肩非常好看，但同时又现出比任何时候都忧愁——这正是我感到惊奇的。米多莉姨妈紧跟着我也进屋了，她也忍不住惊叫了一声，而后默默地朝妈妈看了片刻。妈妈穿着节日的披肩，那副美极了又忧郁极了的样子整日萦绕在我脑海里，随之我的心也痛楚地紧缩了。

风刮了一整天，傍晚时分才停住。我和女佣人宣代把花园里的落叶扫拢到一起，点燃起来。我把昨天用高价买的一捆稻草也抱了来，一块烧掉，草灰放到了妈妈的火盆里。妈妈从客厅里走出来看我们干了一阵就来到走廊上，手里拿着一捆用漂亮的厚纸

包着的不知什么东西。

‘把它烧了！’妈妈说。

‘这是什么？’我问了声。

‘这不关你的事，’妈妈厉声答了一句，然后又和缓了语气轻声地说：‘这是日记，我的日记，你不用拆捆就这么烧了吧。’

然后她急转身往回走，好象被风吹得摇摇晃晃，踉跄地走进屋子里。

要烧完这些草还得几分钟。当最后一小把稻草燃着火，已经开始冒起一小缕青烟时，我终于下了决心，偷偷地拿起妈妈的日记本上了二层楼我的卧室里，把它藏在书架的紧里头。夜里又起风了。我朝窗外望了一眼，皎洁的月光撒满了花园。风势越来越大，有如岸边的激浪拍打着北岸石头上的响声。妈妈和宣代早已入睡了。而我却处于兴奋状态，怎么也不能合眼。我把门用几卷沉甸甸的百科全书顶上，谁也进不来，然后放下窗帘（甚至透过窗帘的月光也引起我本能的恐惧），打开桌灯，把大学生常用的那种厚练习本放到了灯下，这就是我妈妈的日记。

叔叔！亲爱的三杉叔叔！

我想：必须抓紧这机会，否则我永远也不可能了解父母离婚的原因了。坦白地讲，我以前并不迫切想了解我父亲，只想等到出嫁之后妈妈再讲给我听，我不过细心地记住他的名字——门田礼一郎。自从我见到妈妈穿上那件节日服装之后感到一切都变了，一种苦痛的信念在我心中油然而生，这就是妈妈已经不会恢复健康了。

我偶然听到从明石来的亲戚说过，妈妈为什么被迫与父亲离婚。那还是父亲去京都大学写学位论文的时候，我和妈妈、祖母、女佣人留在了明石，我那时刚满五岁。四月的一天，刮着风，有人敲我家的门，来人是一位带着个吃奶孩子的年青女人。她进了客厅，把孩子放到壁炕上，从她带来的篮子里掏出一件贴身的和服，解开带子，当着大家开始换起衣服。妈妈端茶进来言卒刻

惊呆了。看来，这女人精神是不正常的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个睡在炕上的瘦弱婴儿是我父亲和这个女人的孩子。

婴儿不久就死了，那个女人的病也治愈了，嫁给了冈山市一个商人，而且现在日子过得还很美满。这事发生不久妈妈便带着我离开了明石的家。

后来祖母有一次对我说起这件事，那时我已经上了专科学校。

‘彩子这事做得太欠考虑，现在也不能挽回了。’

我那时想，妈妈的心灵是纯洁的，她大概不能原谅父亲对她的屈辱吧。我直到七岁还一直相信父亲已经死了，即使现在我的内心深处也仍认为他已不在世了。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他依然活着，就住在兵庫，从这里乘车不过一小时的路程，他还经营一所医院。虽然他实际上不仅活着，而且还很健康，然而对我来说却早已死亡了。

我翻开妈妈的日记本，读到的第一句话便是‘罪孽’，是的，‘罪孽’！它重复出现了多次。字写得忽大忽小，完全不象妈妈的笔迹。下面，‘罪孽’这些字似乎都挤到了一块儿，在它们的重压下只有一句软弱无力的话：‘神明，原谅我吧！米多莉，原谅我吧！’我觉得这页纸上其余的字都消逝了，只剩下了这句话，它就象是突然出现的恶魔，露出了狰狞面目。

我怀着恐惧合上了日记本。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一刻啊！四周万籁俱寂，只听见我心脏的怦怦跳动声。我从椅子上站起身，重新检查了门窗是否关牢，然后回到桌旁，鼓起勇气打开日记本，一字不漏地把它读完了。关于父亲，日记里只字未提，我作梦也想不到整本的日记写的全是您和妈妈的事情。妈妈经历过痛苦和欢乐，时而祷告，时而失望，甚至想自戕。是的，她不只一次地想离开这个尘世，她在日记中写道，‘如果米多莉晓得了我和三杉的关系，我就自杀。’我怎么能想象一厢兴高采烈地欢迎米多莉姨妈的妈妈，总是那么亲昵地同姨妈聊天的妈妈，竟是如此地惧怕她呢？



读过日记我才明白，整整十三年，妈妈都想着死。她有时一连几天，甚至两三个月没有写，可是每页上都浮现着笼罩着死亡阴影的妈妈的面孔。‘唉，最好是死了！死亡把一切都解决了！’她为什么写出这些充满失望的话语呢？‘既然下决心自杀，我还怕什么呢？彩子，要勇敢！要果断！’是什么感情使得我善良的母亲这样写呢？难道是爱情吗？就是那个叫做爱情的，美好的，闪烁着光芒的情感吗？有一次我过生日，您送给我一本书，那里面说，爱情犹如披发的裸体女人，傲慢地站在神泉旁，双手捂着高高隆起的、蓓蕾般的、富有弹性的乳房，而您和妈妈之间的爱情却与这个比喻是多么不相称啊！

读完日记以后，米多莉姨妈也成了我最怕的人了。妈妈怕米多莉姨妈识破她的秘密，她的忧虑也成了我的忧虑。米多莉姨妈常常噙起嘴亲吻我，我竟然怕起她来了！我对姨妈的爱，大概也不亚于妈妈吧！当我在芦屋上小学一年级时，身上背着一个印着